

史海拾珠

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mail:zzwbwh1616@sina.com

谁是烧毁圆明园的罪魁祸首？

在抢劫和烧毁圆明园暴行中,有两个英国人和一个法国人是罪魁。其中,两个英国人是最终决定放火烧毁圆明园的祸首。

一个是埃尔金,苏格兰人,世袭第8代伯爵贵族头衔。他曾任加拿大总督,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是派驻北京的高级专员。1861年又调任印度总督。1863年病死在印度。有英国史学家评论他是“极其野蛮之人”。

另一祸首是格兰特(当时中国译为“克灵顿”),也是苏格兰人。他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疯狂扩张殖民地的得力战将,晚年埋头著书,逐一纪录他所经历过的战争,成为英国军训教案。

在格兰特死后出版的《1860中国战争纪事》一书中,他描写了抢劫和烧毁圆明园的一些情节,字里行间浸透着侵略者的傲慢,以及他们决定烧毁圆明园的强盗逻辑。

格兰特是当时进军北

京的英国国王龙骑兵的司令。1860年10月7日上午,他与埃尔金率军赶到圆明园时,法军已经到达。

格兰特在书中写道:“我们发现法军已经扎营在晋见大厅的入口附近,眼前一片可怜的景象:所有东西都被抢劫了。最主要的大殿里摆满了精美高贵的玉石、最精致的雕刻、富丽堂皇的中式古瓷瓶、彩釉瓶、青铜器和无数美观的钟表,其中许多钟表是英国和其他国家驻华大使赠送的礼物。”

“法国将军蒙托班狡猾地对我说,他保留的任何财宝可以分给英国一半。我和蒙托班达成协议,所有留下的财宝应该双方平分留下。蒙托班告诉我,他已经发现了两根用黄金和绿色翡翠制作成的权杖。他说一根给我,作为献给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礼物;另一根他留下,献给法国拿破仑皇帝。”

“第二天,即10月8日,在夏宫(圆明园)的一座

庙中又发现了大量金银,另一间屋中装满了华贵的丝绸和皮毛。这些财宝被平分给法军和英军。”

“10月10日,留守北京的恭亲王奕请求去看看夏宫。我同意了,给他派了护卫队。突自己坐在一个小湖边,头埋在两手心,放声痛哭,他说,什么都丢了,他自己真不如死了。”

据称,当时英军有二十几个俘虏被清军押在这里。英军为他们被杀的俘虏举行葬礼后,格兰特写道:“埃尔金和我认为,必须让中国皇帝见到严厉的惩罚,让他们付出代价。我们最后决定,烧掉这座壮丽的夏宫。法国将军蒙托班对这个摧毁行动,不与我们合作。”

对此次行动的理由,格兰特在给他的报告中写道:“我荣幸地指出我希望摧毁圆明园的理由。第一,因为囚犯在那里受到了残忍的对待,手脚被绑3天,不给吃喝;第二,中国政府

违反了国际法律,英国要更永久地表示我们对这种残忍方式的感觉。如果我们现在在和平地签署条约和撤退,中国政府将以为我们的同胞可以被抓和谋杀而不受处罚。当时我们已经探知,圆明园被认为是中国最重要的地方。摧毁它完全是为了打击中国政府。我进一步支持埃尔金,并要求参加行动。”

格兰特最后写道:“10月18日,约翰·米切尔将军的军队和更多的骑兵进军到那里,整个建筑群在大火里燃烧,火光冲天。我也为毁掉如此多的古老壮丽的宫殿悲伤,感觉是一种不文明的行动,但是我相信作为对中国谋杀欧洲外交使节和违反法律的进一步警告,是必要的。我们已经写信给恭亲王,陈述了我们烧宫殿的意图,要求赔偿30万两白银给被杀的囚犯家庭。法国也以同样的方式要求赔偿20万两白银。恭亲王答复:钱马上付,条约准备10月23日签署。”

摘自《环球人物》

黄永安:最先泄露西安事变的人

旅有两个炮团驻在洛阳,洛阳军分校、军士教导队深造班有408人,军士教导总队第1大队有3个步兵队,一个重机关枪队。如果他们协同执行张学良将军的命令,张学良将军控制洛阳阻止国民党中央军西进的军事部署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然黄永安值此千钧一发之际不顾全旅军官之反对,乃一意孤行决定叛张投蒋。

12月12日上午10时,黄永安携密电抵达祝处,并呈递密电予祝。祝惊恐地持枪逼问黄永安意欲如何?黄永安答道:“当然不听‘乱令’”,“我真心服从委座,怎能执行张副司令的命令。”祝大喜过望,谓:“君贡献党国,党国决不负君。”随后祝周立即命令部队就近登车开赴潼关,并命令樊松甫率中央军第

64军抢占潼关要冲。祝还同驻洛阳国民党空军负责人王叔铭商量,立即派飞行组组长蔡锡昌驾教练机飞赴临潼营救蒋介石,然为时已晚。时蒋介石早已被捉走,蔡一着陆即被张学良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瓚活捉。

黄永安叛张投蒋的行为,对西安事变影响甚大。在军事上,使西安方面未能控制战略要地洛阳,尤其进出西安的咽喉要地潼关。不控制洛阳,就使得53军既不能西进援助西安的东北军,又不能阻止中央军的西进,53军与总部的联系被切断。西安的东侧防线向中央军洞开。同时,整个陇海线均为中央军掌握。

驻徐州的东北军原炮兵8旅的第15团也很快被中央军缴了械,使张学良发

动西安变变的军事部署被破坏,中央军很快形成对西安包围之势,使西安方面在军事上陷于被动,以至成为蒋介石在西安事变谈判中的一个重要筹码。

黄永安的行径却受到国民党方面的赏识。祝绍周以黄永安“深明大义,拒受乱令”致电何应钦予以表奖。1937年5月,国民党南京政府晋升黄永安为陆军中将。在抗日战争中,先后任炮兵6旅旅长兼第一战区炮兵指挥官、第6军副军长等职。解放战争期间,黄永安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高参。辽沈战役时任锦州国民党守军炮兵指挥官。1949年随国民党到台湾,成了一名无聊闲员。1979年7月13日,客死台北,终年82岁。

摘自《团结报》

前苏联的“水淹美国”计划

无心栽柳柳成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苏联科学家就向苏联最高统帅部建议:向富士山口投掷几颗威力巨大的航空炸弹,使日本本土引发大地震,迅速结束大战。幸运的是,这个计划没有得到苏联最高统帅部的批准,否则将会发生一场远比投掷在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更为惨烈的人间悲剧。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在中亚哈萨克荒原进行的大量地下核试验居然引发了遥远的伊朗、芬兰等国地震。这一现象立即引起了苏联军方的高度关注。

20世纪60年代,苏联科学家在进行地下核爆炸效应试验时惊奇地发现,地下核试验产生的威力足以在试验若干天后引发数千公里外的某个地区的强烈地震。通过对大量试验数据的分析,科学家们证实了这些地震的确与核爆炸有关系。苏联科学家的这一发现震惊了苏联政界和军界的高层领导。苏联军方马上意识到:地下核冲击波极有可能发展为一

种武器并加以利用,其威力之巨大足以造成山崩海啸。这无疑是一种杀伤敌人有生力量、瘫痪其经济的战略武器。

赫鲁晓夫提出计划

1961年,苏联在北极圈内的新地岛成功试爆了—颗当量为5000万吨TNT的热核弹。这次试验后不久,苏联克格勃特工搞到了一份美国军事科情报报文件集,呈送给赫鲁晓夫。在该文件集中,有一篇美国潜水艇遭遇苏联超级爆炸物冲击波袭击的报告。美国人在报告中说,大爆炸使潜艇遭遇了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这次打击使得美国上下一片惊慌,担心苏联人会在美国海岸深水区内投放热核爆炸物,从而引发沿海地区的海啸,进而淹没北美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美国人的报告令赫鲁晓夫兴奋不已。他手指世界版图,向有关科学家提出了一个大胆构想:一旦苏美发生战争,就向北半球海岸投掷超级热核炸弹,用几十次海啸淹没北美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包括苏联科学院

士安德烈·萨哈罗夫在内的一批科学家很快投入到这项高度保密的研究工作中。

萨哈罗夫力主一旦美苏开战,第一攻击波就应在美国海岸投掷热核炸弹。然而苏联人经过大量精密的计算发现,由于北美大陆架的延伸线过长和水深不够,使得海啸强度大大降低,在这里进行水下攻击并不现实。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通过苏联国防部,多次恳请苏共中央停止这一骇人听闻的试验,于是这项颇为诱人的“水淹美帝国主义”计划暂时搁浅了。

苏联抢先下手

但有关地震武器的研究工作却未就此罢手,苏联将目光投向了大洋深处。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用深海探测仪寻找大洋下的地层断裂带,希望借此发动一场地球物理大战。为防止美国人先下手为强,几名苏联总参谋部情报局(格鲁乌)的特工也乘坐特制的深海潜水器找到了太平洋洋底的断裂带,在海底先行安放两枚

杜月笙劫持宋美龄

1927年12月1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西摩路的宋家宅邸举行了十分隆重的结婚典礼。12月10日,蒋又重新登上了总司令的宝座。作为总司令的新娘,宋美龄急于施展权威。不料,就在地新婚蜜月刚结束,便得罪了青帮,招来了麻烦,蒋介石也为此虚惊一场。

婚后宋美龄得知蒋介石要向青帮交纳保险费,极为不满。决定不再交纳“保险费”。于是,蒋和宋由莫干庙宅邸迁出上海时,也不再向杜月笙打招呼了。杜月笙很快就得知这件事的内情,于是便导演了一场令蒋宋夫妇特别尴尬的“闹剧”。

一天,从一辆豪华的轿车里钻出一个司机和

一个漂亮的使女,说要接美龄去见她的大姐霭龄,片刻即回。当宋美龄坐上车后,轿车在马路转了一个圈后拐进了青帮魔窟杜公馆。几个小时后,蒋介石办完紧急公务来接宋美龄,而宋仍未回来。蒋越等越着急,后来他又是打电话,又是问详情,这才感到事出有疑,心顿时凉了半截。但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即使明白了几分也不便直接打听,他只好给宋于文打电话。

宋于文听了蒋的叙述,立刻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宋挂了电话后,不

敢怠慢,他立即拨通了一个神秘的电话号码。很快,宋在话筒里就听到了杜月笙那熟悉的声音。杜月笙端着架子慢条斯理地告诉宋子文:“蒋夫人安然无恙,不必担心。因我们的人发现,蒋夫人只有一个使女陪伴,在这充满危险的上海滩开车是很危险的,你们太冒失了。为了她的安全,我的人已将她送到一座舒适的别墅。由于她的尊贵地位,大家对地都很尊重,她得到了她所应有的礼遇。尽管大家苦心奉承,但她仍很不高兴,拒绝进食。自举行婚礼以

来,总司令公务如此繁忙,以至于未能为自己和夫人安排较为妥当的保护。你们也知道,当今上海实在不太平。可你们却如此疏忽,对此我深表遗憾。”

宋子文当然听懂了杜月笙话里的意思。他立即向蒋介石汇报,然后亲自驾车前往杜月笙戒备森严的府邸,履行了“保险”手续,并致歉意。这才将宋美龄从受到“特别照顾”的别墅里领出。经过这次被劫持,宋美龄才算领悟了青帮杜月笙在上海滩的神威和魔力。

摘自《湖北档案》

ZHENGZHOU DAILY

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mail:zzwbwh1616@sina.com

杀价的乐趣

蔡澜

很久之前,我在秘鲁的酒店商场注意到一张波斯地毯,前面是白色,中间见到大红,过后回头又是粉红色。深深把我吸引。

店主的眼睛一亮,出来把我抓住,是神是鬼,先敬我一句:“这位先生真是有眼光!”

好东西,绝对不便宜,我并没那么多闲钱可花。开始转身。

“给我一分钟时间”,对方恳求,“出一个价。”

“我认为出价的应该不是你!”我说。

“好,一万八千美金。”掉头就走。

“这是一件国宝呀,那么精细的手工,还能到哪里去找?你嫌贵,轮到你出一个价钱。”店主说。

我急于脱身:“我看过更好的,如果你有货,拿出来。”

对方做一个“你真是内行”的表情:“好,你明天来,

我一定送到你眼前。”

妙计得逞,我一溜烟跑掉!

翌日一早,甫下电梯,那厮已在大堂等待。“货来了,请看一看。”

说什么也要看一眼吧?走进店里,果然是一张更大更薄的,的确难于找到这种精品。

“知道你识货,不再讨价还价,只加两千,算整数的两万美金好了。”他宣布。

我摇头:“你既然知道我识货,那就不应该开这个价。好,我也不会讨价还价,你想想,能减到什么最低的价钱,我现在出去吃饭,回来后告诉我。”

他只好让我走。商店一般只开到下午六点,再迟也就八九点,我十一时才折返酒店,他还笑嘻嘻地等在那里:“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减一半,一万美金。说什么也不能再低了,大家可以不必浪费大家的时间。”

寻找春天的气息

[美] 格兹克

正在窗口眺望我的花园,忽然发现一位鹅妈妈来了。它在阳台下面的土壤中扒了一个洼地,四周围以青草,而且胸部以下都“埋”了进去;它在那儿生下了它的蛋,四个,也可能是五个,乳白色的蛋。

我急问自己,该怎么办?于是,我迅速赶往芝加哥植物园,向鸟类学者约翰·斯潘舍求教,他给了我全部答案:“不,它不能被移动,因为这样会孵不出小鹅。它将会留在巢内大约30天,然后小鹅将会安全地向地面滑动。你可以每天给它一碗新鲜水,食物则不需要。”

从此我开始担任这位

织一张那么好的地毯,最少半年,三个人制造,一个月算工资一千美金,三乘六等于一万八,丝绸本钱不算在里面,也是一个公道的价钱。我在其他地方看到一张只有三分之一小的,也要五千,五乘三,一万五。而且这种工艺品像钻石,不是一倍一倍的算。”

店主看我考虑了那么久:“再出个价吧,再出个价吧。”

“杀价的艺术,是永远不能出个价。一出价,马上露出马脚。”

“九千美金,”他有点生气,“不买拉倒。”

“拉倒就拉倒。”我也把心一横。

“就这样吧,”他引诱,“把你心目中的价钱写在纸上,我也把我的写在纸上,大家一对对,就取中间那个数目好不好?”

这是个陷阱,但是是一个好的陷阱,也是他最后一招,但我总不能写一块钱呀。

什么艺术不艺术,如果你真的想要买这件东西,老早已经崩溃,如果你觉得一

切是身外物,美好的在博物馆看得到,不拥有不是问题的话,那你就有恃无恐了。

“最后价钱,”我说,“两千美金。”

成交,他伸出手让我握。为了遮掩他一开始的时候出那么高价,他说:“开始打烊了,三个月没发过市,能有多少现金是多少。你拿回去,卖给地毯商,也能赚钱。”

我感谢他的好意,心里面想:“这张东西,也许本钱只要一两千,当地人工,一个月几千美金。”人,总是那么贪婪和不满。

刚去过云南丽江,有许多手工艺品,太太们拼命抢购,这里买到一件二十块的,隔几家,才卖八块,快点买多几件来平衡,像买股票一样,也是好买卖。

我也想买几个绣工精美的手提电话袋送人,家家都买同样货物,我看到一位表情慈祥的老太太,勤劳地自己动手。走了进去,她问什么价钱,已不是重要的事了!

摘自《蔡澜叹世界》

逐一加入了父母的行列。第一只小鹅移动时受伤暂时昏迷,但不久就站了起来,乖乖地跟上了父母……三只小鹅都安全同父母会合了。最后一只有点“顽固”,不愿移动。父母交替地呼叫而且责骂它,直到它了解,再不行动就会被抛弃了,它这才最后加进了这个崭新的鹅家庭。

四只小鹅排成一行,鹅爸爸开始领着它们走向邻近的保护林,鹅妈妈一摇一摆地走在后面担任守卫。看来,鹅爸爸早就为它们的新家找到了一个新的池塘啊!

当我目送这个鹅家庭向附近的森林走去,心中不禁想起了我的每个孩子离家上大学时的情景——我很自豪,但是也有淡淡的忧伤……

摘自《意味》

人群 10 年记

陈丹燕

这10年里,我常常还能听到她们的消息。她们一直还在唱,只是唱歌的时间从星期日晚上下班后改成星期一晚上下班后。渐渐地,她们积累了足够的合唱曲,所以,她们去澳大利亚合唱节唱了。

后来,她们又去了萨尔茨堡合唱节,在那个合唱节上表演了《雪绒花》。这是合唱团积累的第一批歌曲。原本它是美国电影里的一支插曲,故事里,就是在萨尔茨堡合唱节的歌。电影里有一个英俊的男主人公,还有一个纯真的女主人公。她们在各自的少女时代看了这部电影,喜欢这首歌,喜欢那个完美的爱情故事,那时做梦也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会得到萨尔茨堡合唱节的邀请,去电影里那个圆形剧场,在那里亲自演唱这支歌。我是在马路上知道她们终于要去萨尔茨堡唱歌的,我

遇见了她们中的一个,她闪烁着满是不可置信的喜悦的眼睛,像小孩子听远方的火车声那样,欢喜地对着我在人行道上发出欢呼,“要去萨尔茨堡合唱节了!”然后,她怎么也忍不住,大声地笑了。

这群女人,仍旧什么也不为,只在一起唱歌,后来,为了唱歌在一起旅行。在这10年喧嚣的日子里,她们还和从前一样,小心维护着自己生活中干净的一个角。

她们站在台上,在唱歌。她们还和从前一样,唱着唱着,身体就向前倾斜了,好像一只将要乘风而起的风筝。在歌声里,我还是能分辨出她的声音,她的,和她的。

灯下她们的笑容,不是演唱者的笑容,而是陶醉者的笑容,是那种忍也忍不住的,发自内心的笑。那样的笑,穿越了不顺心的人际关系,工作中的惨败,孩子成长路上的无穷难题,感情上的饥渴和孤独,身体上的不适,对渐渐变老的恐惧,失去

个到处都是噪音的时代里,有时候我会希望大家说出来的话都结成冰雪,回家如何处理是自家的事,谁也管不着。

斯时斯地,煮雪恐怕要变成一种学问,生命经验丰富的入可以依据雪的多少、成色,专门帮人煮雪为生,因为煮得恰到好处和说话时恰如年轻一样,确实不易。年轻的恋人们则可以去借别人的“情雪”,借别人的雪来浇自己心中的垒块。

如果失恋,等不到冰雪尽溶的时候,就放一把火把雪屋都烧了,烧成另一个春天。

摘自《青年时讯》

我知道她们还做了不少慈善演出,帮助智障的孩子,为盲童治眼睛募捐,到癌症俱乐部义演,还在乡村建立了一个以合唱团命名的小图书馆。有时,一个个人因为帮助别人而感到幸福,感到人间温暖,感到自己的生命对于别人的意义,感到生活仍有希望。这是日常生活里的华彩乐章,通过帮助别人,感到心里的善意。在都市中心生活久了,向一个自己认为是值得的人表达善意,就是使日常生活可以平稳地继续下去的精神需要。

摘自《广州日报》